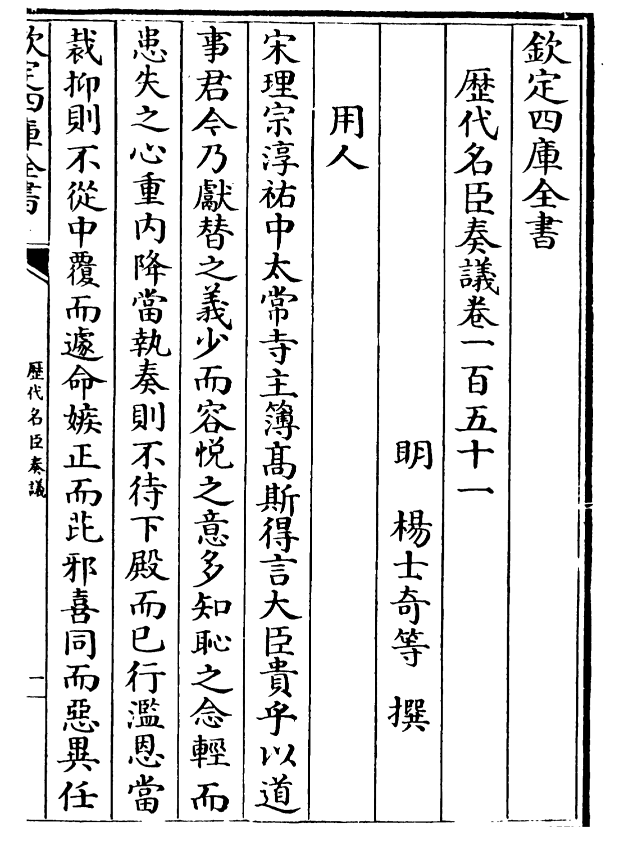
# 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 用人

宋理宗淳祐中太常寺主簿高斯得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令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内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而庇邪喜同而惡異任

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陛下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故斯得及之

十二年斯得為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進故事曰哀帝時鮑宣上疏曰今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臣未見也厚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户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内甚難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説民服豈

不難哉宜急名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皆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謹選舉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順帝時李固上疏曰安國者以積賢為道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黄瓊廬陵楊厚會稽賀純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

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名還厚等以副羣望

臣嘗觀舜之命官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臯陶之陳謨亦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人君代天理物朝廷之上庶官所治皆天事也其可一時之不亮一官之或曠哉然曠官有二無其人曠也非其人亦曠也舜之所命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典禮夔典樂龍

作納言既不虛其位又皆當其才得人之盛卓冠千古嗚呼尚矣後世朝廷之官類多曠廢非果乏才也有而不能用耳哀帝時鮑宣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冠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至於使外親小童在公門省户下可謂曠官之甚也然何武師丹彭宣龔勝之倫蓋當時號為骨鯁耆艾者乃以排外家丁傅廢斥不用順帝時李固言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

顧問者亦可謂曠官之甚矣然樊英黄瓊楊厚賀純之徒葢當時號為宿儒大人者乃以忤權臣梁兾病免而歸二君有才不用乃使不才者充位備數以妨賢俊其曠天工也甚矣雖然二漢之官非其人而曠也令日之病則不但非其人而又至於無其人焉尚書六員不置其一侍郎八員闕其五大小卿監十七員闕其九二府掾屬九員闕其六郎曹二十餘員闕其半謂天下果乏才耶則祖宗以来如慶歴元祐乾

道淳熙之際人才輩出布滿朝廷皆取諸當世而足不借之於異代也何獨今日而無之乎采諸公論在外諸臣可備侍從卿監都曹郎吏之選者固有其人奈何正學直道與時落落諫人之國者觀望上意寧使朝廷空虛而不肯名用其負一世之望觝排小人不勝項背相望而去者視之亦不甚惜使鮑宣李固見之能不以何武師丹黄瓊楊厚梗棄為歎乎然而今日所甚病者又在於二相矛盾私意相持坐視朝

廷曠官廢事歷歲踰時曾不知恤陛下亦未嘗少加
訓敕使之留意於選任也舜臯陶以天工相戒固如
是乎臣願陛下深詔大臣妙選時髦速補衆職之闕
庶幾併志合謀共熙帝績不至取國空無人之誚天
下幸甚

淳祐間徐元杰進故事曰唐杜如晦傳如晦長於斷房
玄齡善於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
時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臣聞自古人臣莫難於遭時而得君尤莫難於同時而得君然同時得君矣或未能真切同心輔君以共治正恐天下之事不壞於專則壞於避其何以副天下之望哉故人臣非相得之難而相知之為難相知既深則相信而不疑不相知之深則相悅而莫克相濟心之同不同率以是基之昔者周公作誥於名公不悅之日周名似不深相知者然周公挽留之辭切名公終為之動是周公之所以知名公者如此名公其

不知周公乎觀書如無逸如周官如立政如君奭諸篇凡其格君致治大畧可睹太宗以英明之姿出而撥亂立極杜如晦為相而房玄齡同之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章容典率二人討裁傳稱如晦長於斷玄齡善於謀必歎美之曰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終之以語良相者必曰房杜史氏可謂至論矣夫人臣辦天下之事者才也而所以能辦天下之事者心也玄齡如晦皆有講學之力河汾王通告

玄齡以正主庇民之道必能遺其身而後能無私又斷之曰至公然後能以天下為心及稱如晦則曰若逢明主於萬民其猶天乎至比之春生夏長秋斂冬成極於萬類咸宜百姓日用不知之驗異時二人得君以共治皆此心此學之推此史氏又稱之曰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賛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之而不知而進之於古明哲之域向非二臣充其無私猶天之心寧免屑屑於形迹之粗拘拘於肝鬲之外雖

已同患難而濟其治不思同安逸以慮其危計目前瑣細之利害而宗社生靈悠長之遠慮邈然不以是介心則何以維繫有唐三百年之天命而至於規模宏遠如是哉吁臣於是益歎玄齡如晦非同心濟謀之難而相知之深真可謂之難也夫以太宗天下新定之餘氣勢翕合股肱協同猶必一乃心力而後有濟令天下視唐為何如耶以臣觀之蓋同舟遇風之時也前乎制柁者非其人舟弊漏而日湊淺幸以聖

主而得賢臣間關運動若將出淺而入洪矣而篙工棹卒呌呼未齊維楫失亡謾不之救滲漏四溢又弗之窒令焉兩分制柁之責坐舟中者皇皇然望其出手撐駕率衆工而謀共濟顧乃悠悠泛泛莫知所之脫有風濤之虞其不淪胥以敗者幾希玄齡如晦之事載在方策視周名為庶幾盖今日元臣宿望所素習聞者也相知夙深同心協濟臣敢以是為今日勉雖然玄齡如晦史臣稱之以良相宜矣自古君明則

臣良虞書之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陛下明侔日月燭臨羣工迺若命相之初宸奎寶畫寵錫道揆者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所以責望股肱者至矣臣又於此益願陛下申飭此意日月以是警勸之矧今所最急者莫切於邊防國用之實政惟在乎蒐求實才各副任使課責實效上寬顧憂此二揆所當夙夜究心躋世于理可也然切念夫稍徑和豫者許寬調攝之期可宣勤勞者戒勿嫌疑之

避惟國事之大者俾商畧共圖若常程除授期會調度之務許令二三執政相與隨宜而區處必也審量中外之人物參錯邊庭之事任凡已收名者用之必當其所尚多逸遺者汲汲聘用而無疑庶不至坐失事幾付歲月於虛擲少俟右揆體力康平之餘諭其疇昔相知之深勉其心德協同之報豈非宗社生靈之幸歟不然以儒者之道反無益於人之國家豈但為世俗竊笑而已哉臣興言及此不覺涕零天地鬼

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惟陛下以是宣諭二三大臣使之同秉至公血誠之心以作羣工以釐庶政興滯補弊責實勸功令何如時不可緩矣易曰納約自牖臣恃聖德之明敢因條奏故事而冒陳之惟陛下矜

赦

元杰應詔薦士上奏曰恭準聖旨指揮自侍從至郎官各薦舉淳實敏明堪充内外職事官者臣猥以疎庸綴陳邇列寂無報稱常切淩兢每惟内外之修攘莫重賢

能之任使朝思夕念所以緦緦切切告之廟朝者初不敢厭其數凡舉世公論所推予之彥亦既莫不屢瀆天聽矣惟是才業之著于州縣者未悉以上聞氣節之著於早官者又限於資格令即臣平日察知之深如京官如選人各以五員為明時薦臣謹第其人品細書其銜位姓名作四項條奏如左

一臣伏見承議郎新通判卲武軍陳義和奮由學校見謂典刑頃分教泉南部使者陳韡欲以京剡上

義和辭曰愚年踰五十矣他人誰肯相繼薦舉謝不受諸司聞而異之不旬月而舉剡溢格作邑晉江廉靖公恕士民歌之及倅鐔津嘗攝郡事一日必葺救荒有政殆不減青州所活民命之數堂有垂白之母家事率稟命而行母子俱賢道途翕稱之臣與為代方敬其人之孝廉且剛介而不屈於權勢每事必就問之不謂當路風聞之訛遽使之去臣為之泣别焉今猶待昭武平分之次士論稱

鬱久矣宣教郎前知信州玉山縣蔡薦積心苦學
抗志前脩初尉建昌已有植立弓兵畏愛警捕怠
疲三載居官境內莫枕其丞衡陽佐理聲績具見
於當路之所稱逮為八桂糾曹盡心刑獄一郡無
寃民薦敭及格試令玉山勞心諄諄視民猶子一
箠不以妄施至於戢姦鋤暴殊不以強禦而沮前
後舉陞陟舉科目舉旌擢者率二十餘剡臣亦嘗
備數薦之矣宣教郎新擬知福州古田縣事鄭偘

有文藝而充以器識交名勝而博於見聞從容詞翰之間有古作者氣象其為鹽場官也措置規模吏卒為竦及兼僉幕剖決如流至今士民稱之逮居沿海制幕識慮精詳且有婉畫事之可否見必立決寧甘犯時之所忌不忍苟徇以病民契舊滿朝恬然不以希進為意臣謂此三人才識氣節宜甄録陞擢可以備異時風憲之選

一臣伏見朝奉郎通判潭州軍州事趙崇栗才具疏

通心事平實臣雖不識其人聞其政於牢鉛邑之時邑廩塲兵八百人前後每困於月支之不及人户以預借爲苦經理有道公私通融不煩文移因或不給葢其爲政有本末待士有禮遜謹庠序之教而興以孝弟凡士習科舉之業崇栗率以旬課考覈焉士民化之勤修文行而獄訟日以簡寡令倅長沙凡郡綱軍政之所係善賛師長密商畧之帥亦傾心採納其善是以庶務闢決墜舉曠修邦

人歌别駕之功往来士夫類能言之宣教郎新知臨安府臨安縣王亞夫生長名門多識往行才學器識卓爾不凡初為會稽倉官考梲姦欺盡瘁稱職檄兼幕屬賛畫尤長帥府以部内多凋弊之邑一一試之攝宰亞夫以撫字之意行於催科之中所去見思旗幟遮道及為閫清令莫不舉偏補弊各適其宜邑多大家不阿不撓良善為之吐氣且其素以恬静自持不挾書不干進當路聞風而争

舉之臣與之交嘗謂臣曰平心敬物世間事無不可為者臣以是尤敬之臣謂二人者才學實切於實用宜拔擢奬任以備他日都曹之選

一臣伏見從事郎監行在省倉上界門趙希愼名父之子宗胄之賢自其為海鹽簿領時究心銷注曉夕怠疲藹然有廉平之譽當路名賢知其局藴之宏深乞加旌擢者殆不容口令為省倉門官尤嚴於吏卒出入往来之禁檢柅欺弊密切究心薦舉

及格蓋非有求而得者臣在都曹嘗欲薦之已為他人所先矣從政郎監行在編估局詹文杓孝行著於家庭賢譽藹於鄉井奮身庠序光價翕騰分教瑞陽文風為之丕變今為京局疏導貨滯檢柅吏欺尤能以職業自見臣與同里知其平實無華雅有志向非矜眩鶩外者之比臣以為是二人者可以備二令掌故採擇之需

一臣伏見迪功郎特差監行在贍軍激賞庫葉釆學

有淵源文有氣骨平居雅有膽畧人多以後來陳韡期之由其婦翁李方子所得於晦庵朱熹之真傳故能服膺古訓而勿失令職居莞庫勉竭忠勞捧檄僉䜟多所及物時賢皆以廉勤公介稱之采方志於向上事業暇則手不釋卷異乎馳逐京塵者多矣廸功郎新建昌軍軍學教授盧鉞奮身庠序卓然以名節自持方其流俗頹波率先以天理民彝之不可亂者為之啓奏忠誠懇惻奮不顧身

而一以國之安危存亾者晝夜慟哭臣與素昧近甫識之葢嘉其志敬其人汲汲然薦引之迪功郎新信州上饒縣主簿湯漢家學相先文價蚤定其所交遊者皆前輩老師宿儒也不惟著述具有法度至於操履亦有榘儀近世名賢率尊尚之或奬薦之奏名別頭大對天陛昌言無隱犯時忌而不顧其辭大畧謂上下相習於欺大欺則大得志小欺則小得志葢箴切當時之膏肓令待次勾稽奉

朝命主象山書院相與諸生曰由乎博文約禮之地是雖未及乎民而所以及於士者亦不背矣臣以為是三人者謂宜度越拘攣或陟之文學掌故或改畀以見次教官豐殖長養以待異時之顯用豈不足以壯國之精神臣生而愚戇一無他長惟有愛敬賢材不翅饑渴令所薦引劑量久之既已明著其所長亦可知其績用況樸實廉敏萬口不誣如蒙聖慈擢用後或不如所薦臣甘重坐繆舉

之罰

劉克莊進故事曰杜衍為相尤抑絶僥倖凡内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封還之或詰責其人上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耶吾居禁中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

臣按内降非盛世事也詩咏后妃以無私謁為賢桑林禱旱以婦謁盛自責葢自昔未嘗無是事但古先哲王理慾明界限嚴能防其微杜其漸爾降及叔季

非惟不能防杜又且開扃破鐍以導其来西園賣官斜封墨敕至令遺臭故諸葛亮有合宮府為一體之論唐人有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之歎我朝家法最善雖一熏籠之微必由朝廷出令列聖相承莫之有改其後老蔡用事患同列異議始請細札以行之初猶處分大事既而俯及細微後不勝多至使小臣楊球張補代書謂之東廊御筆汔成禍亂臣嘗竊論祖宗盛時内降絶少間出一二則有論列者有繳駁

者有執奏者誨純仁等寧謫而不以濮議為是茂良必大寧去而不與兩知閤並立行寧罷而不肯求容權倖之間此所以為極治之朝也臣采之輿言謂邇日蹊隧旁啓廟堂積輕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啓擬近臣薦進者顯仕率貴游之子專城多恩澤之倈畿郡調守上煩宸斷小臣改秩或出中批既累至公亦傷大體求者予者奉行者皆以為常不以為異遂使天下之人以誨純仁茂良必大之事責望有司以

行之事責望大臣以仁宗禁中之語責望明主臣竊為陛下君臣惜之本朝名相多矣惟衍號為能卻内降者豈有他道哉臣嘗考之其拜也在慶歷四年九月其免也在明年正月當國僅三數月噫此衍之所以能直道而行乎臣故謂小臣能以去就為輕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為輕雖内降可執横恩可寢人主能以朝廷紀綱為重貴近干請為輕則堂陛尊而命令肅矣惟陛下留神

權司封郎官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曰太宗嘗語宰相曰統制諸夏自有道理内外官吏當量才任使如匠者創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天下至廣不能獨理致治之道全在任人茍得其人何患不理孝宗御製用人論曰人君以任使百官為事百官則分職以治其事用得其宜則百職舉而庶事立用失其宜則百職廢而庶事隳蓋人才有能有不能固不可以一槩論也擇不厭精任不厭久小有以成小而天下無廢事大有以成大而天

下無廢政如是則太平之基可立先王之治可追矣

臣聞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患乎無可用之才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臨政願治之主孰不以人才為急也然或資之以成功或任之而敗事其必有故矣蓋可用者用之則足以勝其任而無事之不集不可用者而輕用焉則舉措必乖其宜而何功之可成是以英明之君不慮夫事功之難立而惟慮夫真才之難得無收而博采詳觀而諦審必其人之果智也而

後使之謀事果勇也而後使之禦敵持重者委之備邊塞通練者委之治軍賦綏御有方者委之弭盜賊劑量輕重各當其任以之圖事何向不濟請以漢宣帝之事明之令觀其時膠東有流離之民潢池有弄兵之寇關東之漕運重費西羌之烽燧時警事緒膠轕若未易經理也然帝之所以處此者惟於人才之間切切乎可不可之辨任將則問其誰可擇守則令舉可用謀事則反覆詰難度其計之可必用者始從

而聽信之則帝之所以用人者蓋考之詳而擇之精矣故賑饑則著勞来之效糴穀則省轉漕之費渤海之盜安之而自弭先零之衆緩之而自降理內禦外無不如意得人之效蓋可覩矣恭惟陛下以聰明之資紹延洪業厲精思治側席求賢將欲內修外攘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然疆埸之防尚費經畫垂亡之敵猶未掃除蠻獠雖欲降而招撫未定饑民雖稍蘇而瘡痍未瘳若是之類所當深思而熟計然使無人

以任其責則悠悠歲月曷覩成效無亦擇可用之才而使之畢力以圖功乎邊郡之舉將帥之薦或延訪於廟堂或奏辟於諸司其所以求才之意可謂至矣然知人之道自古所難闊論高談者若善謀輕舉妄動者若敢為露才揚己者若多多而益辦視時遷就者若隨機而應變苟輕信而遽用之則非惟不足以圖事而反至於生事不特不能以成功而或至於喪功則必明目而達聰詳考而精擇以言進者則察其

所行以質其言以名取者則攷之以實以驗其名以能舉者則試之以事以觀其能若然則毀譽不足以亂其真虛誕莫得以肆其欺奚患乎不得人哉雖然用人於閒暇之時與用人於緩急之際不可以一律拘也蓋當緩急之際擢之未峻則無以使之勸任之不專則無以責其成何者邊陲之地非內郡比况當多事之時人所憚往茍無高爵重祿以誘之孰肯犯難而不辭閫外之寄所係甚重安危之機變於瞬息

苟不假之以事權則動皆掣肘何以乘機而制變故擢之峻則感激思奮任之專則事權歸一夫如是以戰則克以守則固尚何外患之足慮哉然非精擇之於其始而徒曰峻擢之可以使人也而輕予之以不次之官豈無大言無實者得以竊吾之爵禄乎不知其才之果長可以責其後效而徒曰使功不如使過則敗衂之將其將奚用乎此尤所當察者惟陛下留神

應龍又論用人進故事曰昔司馬光進言謂設官分職
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
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畧勇果以捍禦外侮小者刑獄錢
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理萬事耶然則
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所長有益於國家
之用者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又曰人各有所
長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陶稷
契尚各守一能況於中才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

士若専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匪其人何由致治乞朝廷設十科以舉士

臣聞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主當無執一之見蓋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小大長短雖若不齊而皆適於用兼收並蓄待用無遺則皆有以自見而天下無不舉之事苟用一而廢一則互相傾軋必有分朋植黨之弊昔臯陶謂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則俊乂在官可以撫五辰而凝庶績奈何後世之君不知出此文

帝好清靜而豪傑之士難合武帝用才智而道德之士見遺宣帝尚刑名而儒學之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故天下之才不能以盡用要之人主當與天同量栽培傾覆生育長養各隨其禀賦之自然而無容心於其間苟好惡之私先累於其中則人才高下必不能隨宜器使而急於求進者必至迎合黨同而伐異俱欲求勝非惟不足以成事而清流濁流之患實基於此司馬光論任人欲取道德器識明達勇果刑獄

錢穀者並用之而長於此短於彼者不可求備此乃官使人才之要術也嗟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足一躡軍門視文士如仇讐首一戴儒冠輕武弁如草芥矯矯特立則以静重為苟容處事詳審則以剛直為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為腐儒專於學問則以了官事者為俗吏少俊則以老成為遲鈍寛厚則以嚴明為苛刻各分黨與判乎其不相入也人主用才惟求以辦吾事濟吾治而已安可

主一而廢一哉陛下建用皇極無黨無偏者德者名之文學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長於將畧或精於財計或以循良稱或以讜直名莫不擢用固無一毫好惡之私然求賢之詔屢下剡薦之牘交馳而人心多私罕以實應靖退不競者無由自達单寒寡援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開衆正而達四聰使任薦舉者悉參公論舉能其官則錫以進賢之賞稱匪其人則加以謬舉之罰如此則真才實能皆為吾用而何事不

立中興之烈可指日以冀耳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應龍又進故事論久任曰英宗朝吳申言近年以來官
吏數易王舉元自三司副使一年之中凡歷四使沈立
自知滄州未及半年已更三任蘇寀累任皆不及一年
㧞宗朝上官均言太守以一郡為傳舍吏民以太守為
使客送故迎新紛紛道路太守不暇整治其紀綱吏民
豈有信服其政事耶臣以為奉行朝廷之法令而利澤
天下者內則係百官長貳外則係監司郡守內外不得

人則不足以稱職得人而屢易則不足以舉職職不舉則政事廢弛而下受其弊雖有才吏與不才者相去無幾朝廷雖有良法美意是為徒法而已

臣謂久任而責成功此用人之良法也夫人才各有所長因其長而任之遲之以歲月則可以自見茍數遷數易則人無固志事多茍且況更代之際意向或有不同施設未免相反蒞事方新蠹弊不能盡知胥吏必生欺誕内外之治所以不能並舉者職此之由

也今内而百司庶府不問人才之能否惟以職任為資歷理財未幾則又易而典禮明刑未久則復使之典教一人之身無官不可為久而不遷則懐淹滯之歎如此則百事何由舉祗見其因循歲月耳外而監司太守或一歳而再遷或甫至而復易迎新送舊交錯於道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政令吏知去之不遥不究其心力是以民瘼未蘇吏治不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矧邊陲之寄尤不容不久雖以三歳為期然

邇日以来移彼易此殆無虛月縱有諳熟兵畧留意邊備之人然效未成而已去兵卒何由而閑習備守何由而堅固今多事之秋將欲興起治功其可不以久任為先乎内則量能而授官長於財計者則所遷者皆理財之職明於法理者則所擢者皆法理之任至於他官亦莫不然克稱其職則優加旌擢使之知勸不必遽易以強其所不能仕於外者因其有風采則使之持節因其有政事則付以典郡庶各盡其才

以圖績效治最上聞則遷秩畀職以示甄别逺其既久則擢之以不次之職以酬其累歳之勞夫有功見知則説孰不勉勵以稱上意吁此非難轉移者特在乎堅守而不變耳雖然任人固不可不久而擇人尤不可不精茍非其人則癃老者必至廢職疎謬者必至誤事而貪黷苛刻者必至為無窮之害必詳考之於其初而後可以久任於其後此又澄源正本之論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應龍又進故事論均内外曰昔大中祥符中張知白上言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内官輕外任每除授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皆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臻庶績淳熙間臣僚上言伏見今之士大夫以州縣為滯路以朝廷為徑途此内重外輕之所由致欲望聖慈鑒斯久弊特留宸慮均中外仕進之路凡郡邑之吏有治行名迹純實不欺無間疎遠不次擢用以風

厲天下孰有不勸者乎

臣謂重内輕外此吏治所以不振也夫人之情有功而見知則説非才而任事則必有瘝曠之虞令之持節把麾者多不安於外而慕於内内則遷擢之必速而爵位之易崇外則績效之雖彰而褒遷之未必及故因循苟且玩歲愒日而治效蔑聞況仕於内者或不愜物論致遭彈擊往往畀以外任夫仕於王朝職閑事簡尚不勝任乃使之分一郡一道之寄事叢如

毛決不能理豈不為民之病乎苟於臺閣妙選賢良使之更迭以示重外之意復於監司郡守擇其有聲績者寘之朝列以示褒表至於廷紳之貶黜者則處以直館而不任以民事夫碌碌亡庸者既不復用則有志事功者孰不黽勉以見知如是則吏稱其職而民安其業蓋有不難致者矣

應龍又進故事論名實曰真宗時王旦有識畧善鎮定大事其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

其官衆以宜為某職然後遷之士雖咈於己者亦不以私廢仁宗朝司馬光言致治之道在於任官且謂奸計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虛偽者無不爭進矣其失在於國家釆名不采實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

臣聞漢宣帝不審膠東相之偽是後俗吏多為虛名齊威王能察阿大夫之譽於是人人不敢飾非夫徇名而不責實此令之大弊也且邊陲未寧國論未定

兵增而財愈匱惠褻而威不振正當嚴綜核之政圖興起之功任人則必求其可用之實而雜偽以假真者所當辨論事則必求其可行之實而大言無當者所當察崇獎忠正抑遠虛浮行之以公守之以堅則分朋植黨妄相稱譽者莫得以肆其欺矯情飾貌急於媒進者不能以揜其跡如此則上下相安皆求以實自見而天下無不舉之事矣王旦謂用人必求其實而司馬光謂采名不采實則虛偽者無不爭進真

至當之論也二公皆我朝之賢臣勸相國家以致昇平其大要不外乎此然則今日欲振起事功以復祖宗之盛可不以是為先歟夫名固國家之所當尚而士大夫之所當慕也恥沒世而名不稱君子以德名為幾名苟不立必同流合汙無復氣節為人上者不可不加砥礪然必因名以考其實因實以責其效則任人而必獲實才議事而必得實用苟外事表暴而中實無有更相標榜而實不副名蹈常襲故而不達時宜矯

枉過正而徒欲立異施之於政則扞格而難行若是者是特虛名耳果何益於國家之大計哉是必聽言而觀行使偽不得以亂真庶可收實才之用而立太平之基茍是非不審徒以其好名而一切厭之則其心未服異論迭起賢否混淆非惟不足以成事而清流濁流之患或兆于此是必審思之明辨之則衆正之路開羣枉之門塞濟濟布列無非真才庶績咸熙萬邦咸寧可指日以冀耳

洪舜俞進故事曰明道中執政除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内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臣聞臺諫天子耳目之官耳以司吾之聰目以司吾之明而人執之可乎張行成無先容舉為殿中侍御

史柳公權有諍臣風屈為諫議大夫萬乘親擢邇臣
莫與夫如是則任耳目之寄者激昂振厲思稱主知
周而無所比正而無所阿朝政之得失廟論之是非
相業之修廢不吐不茹悉以上聞不至於懐私恩徇
偏見以亂天下之公我朝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
正以是也異時唐介論文彦博王陶彈韓琦以二輔
臣之賢猶不為之少隱況下於文韓者乎雖然臺諫
不由進擬固足攬馭臣之枋要必人主有至明之見

而後能奮獨斷以聳衆望否則不謀之外廷謀之左右親暱附下罔上抑又甚矣大明在上邪正洞燭得范純仁呂公著而内出姓名得歐陽脩余靖王素而

御筆親除斯無愧累朝之盛

年子才除起居舍人進對直前奏劄曰臣聞君子之於小人猶陰之於陽不能以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先儒以為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於消長之際淑

慝之分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助蓋陽屬君子陰屬小人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亂固不可相亂尤不可相暴泰之為卦内健而外順内陽而外陰内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深致内外之辨使之界限一明不相淆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有為小人得其欲雖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以泰泰之為言安也言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乃所以為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治亂靡常然不過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

小人則去君子未聞君子小人而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亦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而可以久安而無亂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而欲久安而無亂者必自辨君子小人始不明君子小人之辨而泯其異同混其賢否而曰吾將以是為安也直幸而已矣非聖人所為致泰之道也臣抑嘗讀國朝元祐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元祐之所以為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祐之所以為紹聖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四五年當

時言者已凜然以邪正之不辨為憂朱光庭則謂用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加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永退范祖禹則謂憸人在前則害政事在下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家小則殘敗善類不當使之在位為他日患蘇轍則謂君子小人勢如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不可惑於浮議引與共事王巖叟則謂小人無能斯不足畏小人而材然後可畏當明辨力遏毋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其言皆深切著明反覆

詳盡而於泰之一卦莫不援以為據蓋以為保泰之道在乎此而墮泰之道亦在乎此是豈私憂過計哉使當時盡用其言絶禍萌敦治本雖百年元祐可也奈何調停之説雖賢如吕大防范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温伯李清臣皆小人之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乗間抵巇陰唱邪説紹述之論起而君子不能以一日安其後黨錮禍成雖大防純仁摯亦皆不免報復之禍則調停之論蓋亦疎矣遂使國家當其禍敗至於宣靖之事不可

勝悔而光庭祖禹轍巖叟之流獨受知言之名可不為痛哭流涕者哉伏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三十年宜可以為元祐矣而乃岌岌乎紹聖且宣靖宜可以為泰矣而乃駸駸乎為姤為遯陛下亦嘗思其故乎陛下未嘗不用君子而不純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盡於去小人故其勢不免參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參而用之則是正邪相軋而使之日鬬於下豈有安靖之理哉陛下試觀三十年間君子小人幾進幾退幾僨幾

起幾勝幾負相尋至今未有止極者皆以此也陛下見其如此不察其故以為是紛紜華競者皆君子之過也而小人又擠而陷之以為必去其類而後可靖國則益誤矣故始於君子小人並用而卒至於君子日空小人日盛臣竊惟小人不去其害之大者有三焉累君德也害治體也敗善類也敢為陛下悉言之小人性本巧惡又敢欺誣其狡獪之術足以逢迎而為悅其淫詖之辭足以譸張而為幻變黑為白指鹿為馬以之惑人主之

視聽而亂其是非甚至借人主之喜怒以成其威福恥為正論而厚誣其君為不可以責難陰進邪謀則歸過於上以自逃於公論遂使謗議流聞聲光不著此則欺誣之說有累於君德也小人性本傾危又好反覆勢在彼則始趨而終背勢在此則始背而終趨閃倏游颺蹤跡詭秘巧險側媚情態乖張其狀似三變柔行巽入善為模稜軟語卑詞曲相容悦其狀似兩来操三變之心行兩来之術而視勢之所趨為向背此反覆之說有害

於治體也小人性本刻薄又喜激發上惡諱競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也上惡朋比則曰是朞黨也是交結也上惡誕妄則曰是欺罔也是浮矯也駕虛翼偽造謗興訛其譖貝錦其言巧簧陽為納忠陰實激怒其術一售其勢遂成梟心殝志無所不為此激發之說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千岐萬轍為變多端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虞君子之困敗務遂其說為禍之烈如此而可使之一日參乎君子之

間耶令通國之所謂小人者陛下亦知去之矣臣以為非去之之難而辨之之難去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一小人之去無一小人之進辨之則幾矣夫君子小人如數一二如别蒼素辨之無難者是在陛下之心耳陛下如能致知格物以明此心賤貨貴德以一此心明目達聰以廣此心使此心之體如衡之平如鑑之空既不失其好惡本然之真又有以得其是非當然之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情狀固無所逃乎陛下之前而陛下又即其

賢否枉正之所在而為用舍進退之分焉柔邪巧佞阿意承旨者必斥剛方鯁亮犯顔苦口者必容輕儇便給狡慧削刻者必遠而莊重靖嘉温純樸茂者必親出入多岐陰有所主者必屏忠信不二孤立無朋者必用去其庸猥卑雜而存其耿介挺特去其狠戾駔猾而任其宏毅惠和懲其躁競無恥而擢其靖退有守黜其陰默深阻而取其疏明洞達不以鄉愿而易狂狷不以嬖人而嫉莊士不以美疢而疏藥石則忠邪之位定而内外

之限明豈不能致元祐泰亨之治哉今上而論思獻納多忠雋忠正之臣次而給舍臺諫皆端亮純實之士下而百司庶尹又能時發讜言於靖共正直之餘陛下宜鑑鏡其心勿以小人參乎其間而二三執政亦宜去係累之私昭平明之治融朋黨之意絕反覆之慮一以開誠心布公道之言而為進君子退小人之地思元祐諸老拳拳之憂鑒紹聖以往紛紛之事務使邪不暴正陰不勝陽以成泰内之治豈不韙歟不然實未有以知人

才之孰忠孰邪而姑聽其一時之乍賢乍佞則臣謂用者不必用去者未嘗去而所謂安者乃禍亂之所伏也臣隱憂所發冒進瞽言不勝拳拳

子才乞留察院徐經孫奏狀曰臣昨日忽聞察院徐經孫輕車出關不勝駭愕退竊自歎以為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既以耳目寄之凡所論列皆當聽行以求廣其耳目矧今人才日衰公論日壅陛下方欲扶持振起以幸惠世道而數月以来妄庸之流乃皆乘藉氣勢以抗天

下之公議遏順以此去經孫復以此去通國籍籍皆謂以一不肖而去二臺官何陛下重於去一不肖而輕於壞祖宗三百年臺諫哉臣且不知車載斗量世何乏斯人復何益於陛下而所以累陛下者如此也陛下高見遠識超越古今而或者乃輒以妖邪庸鄙之論肆言君父之前而無所忌甚至以厭玩而矯誣夫謂其君不能者謂之賊此中外之所共切齒而彼方以議論不足聽流品不足別之言逆遏公論使天下無有復言其奸者

是必有教之者也臺諫一言之而輒去則其計得而其勢張矣臣竊窺陛下聖明必不以其言為是而於紀綱之地亦必不忍摧抑阻遏使至此極也區區之愚惟望陛下主持公道存全事體詔追經孫復還言職亟屏邪說以厭輿論庶幾去留輕重之間不至有偏則或可救一二於末流也昔仁宗朝唐介以論文彦博逐已而彦博亦罷去元老大臣仁德之重而猶不免於兩罷陛下亦何愛於此哉臣待罪兩制伏見未三月間兩逐言者

非盛世美事不敢泯默而無一言謹瀝愚忠上裨黈聰之萬一輕觸蕭斧惟陛下幸赦

子才又繳黄蛻狀奏曰臣聞玉堂給札故事也祖宗盛時率以來天下之英才觀其論議以定一時之國是非細故也比奉詔旨名試湯漢黄蛻二人臣待罪禁林偶當發榮私切惟念十數年所問之題或言度數或言古史或言錢穀之瑣屑或言禮樂之緐簡皆非當世要務輒不自揆撰述四條以静激順拂用舍得失為問而抑

揚開闔不為枝辭意甚坦白其所關皆當今國論大節目使答策者隨問指陳固可以空臆盡言極論時弊而無所回撓諱護令觀臣蛻所對以借學經靖順之誤為執事大人之譏最切中今日之病與臣所問喜靜惡激喜順惡拂之語尤相發明至於論君子小人分數消長早晚講不當併為一國家紀綱不可廢其言皆是也惟是揄揚大姦一節用意包藏最悖天下之公議臣讀之至此口呿汗下為駭愕且蛻之言曰淳祐初元一相當

國雖牢籠把握之人議其姦然擔當開拓得去毅然與人主論是非則於大臣身上事本不為過嗚呼信斯言也是杜富韓范其人也其技拭大姦可謂至矣然嘗論之古之專任宰相者謂其能總攬庶務凝定國勢非使之牢籠把握以固權利也今大姦以挾數用術為刼制人主之具而人主不之覺以邪謀秘計為愚弄人主之資而人主不之悟彼之所以得罪天下者此爾而謂人議其姦可乎古所謂擔當開拓得去者謂其德足以任

重致遠量足以翕受敷施非謂小有才而無忌憚也今大姦不能捍禦外患而專假和議為買靜之鎡基而自謂有才不能開誠布公專任私意為謀國之張本而自謂有術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擔當開拓得去可乎古所謂毅然敢與人主論是非者謂其能區處忠邪剖析義理也今大姦以信任羣小椓喪王國為是而廢棄忠賢一念則不以為非也以刻薄政事朘削元氣為是而封培忠厚一脉則深以為非也彼之所以得

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能與人主論是非可乎古之所謂大臣者謂其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今大姦以功利之説富國强兵之資而勇於自利以權謀之術操制天下之本而巧於自謀公論已沸而不知退事勢已窮而復欲求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能盡大臣之事可乎夫誤國之罪莫大於此彼以一身而會其惡此固陛下之所深惡而天下公論之所不容也陛下自甲辰改紀屏而斥之明示意向以弗復用十餘年間

通國上下無敢齒之者而臣蜕乃輒犯不韙噓久寒之灰而重然之蜕非病狂喪心臣不知其所以為言何也其不出於大姦之嗾使必出於一時之覬望彼大姦之心無一日不在鉅鹿下又重之以人物眇然之秋姦黨屬目之際一旦給札之士奮然推稱其才量以為可以當天下之大事此猶稱卓莽而譽盗跖固卓莽盗跖之所歡欣而鼓舞也萬一有怵其邪説或動宣室之思信其邪謀遂下追封之詔則天下之事去矣邇日以來外

論闒然以為大姦復出此必大姦自謂啖餌之説得行其徒譁然附之遂以為此言出公論之推許而陛下且將信而復用之也陛下荷祖宗之託所以為貽謀燕翼計者甚至決不忍輕怵其説舉天下而付之一擲然此論易於蠱惑若非陛下深長其思堅定其守則必為邪説所揺必為小人所亂其所關係甚大臣蜕副本初傳之日縉紳曁六館之士一詞憤之臣蜕懼人之議己也則亟更定元本攺人議其姦一句為莫揜其姦攺大臣

身上事本不為過一句為反有非君子所可及者蜕之心跡至是益周章矣夫譽大姦而誤主聽其罪固不勝誅竄元本而欺天下其心尤不可恕然蜕尚敢於欺陛下何不敢於欺天下哉臣行將告歸本不欲多言以重仇怨而縉紳六館之士往往咎臣以為不當無所可否存之以惑觀聽至危言切責以為黨姦臣竊觀蜕含糊於當世之事而果決於譽姦相之能誇詡擔當開拓之才以潛移上意覆護牢籠把握之罪而追仇議者公論

在人自不可泯第改本既出是非並行或恐外以逃公論之抵排而陰實為姦人之道地果如人言則臣罪大矣用敢冒昧陳其顛末庶陛下知大姦之不可用而邪論之不可信也昔髙宗皇帝謂輔臣曰試館職人當取實有文學議論若名試備禮非祖宗取人之意近日三人試卷朕嘗親覽如沈長卿輩尚懐朋附又不實陳實事大哉王言真名試取人之良規也臣謂今日臣蜕之言即沈長卿尚懐朋附不指實事之意也欲望陛下以

高宗皇帝為法深察朋附之言堅定凝固寘大姦於度外則宗社幸甚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高應龍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宋理宗時牟子才奏趙汝騰徐霖不當遷逐狀曰臣比因輪對有感時事輒論君子將散其幾有十履霜堅冰危慮并迫荷陛下忻垂採納至於元祐紹聖反覆之際留問再三所以為世道憂者至勤切也繇此一意可以

凝國是可以熄邪説羣臣百僚交誦聖明曾未數日趙汝騰除翰林學士以遷去徐霖與在外差遣以逐去駭機忽發事變倏異與臣前所聞於陛下者如出兩轍臣竊惑焉陛下既知所以為世道憂則求所以保之可也不惟不能保而又自摧斵擯斷之臣以為必有誤陛下者而非陛下之本意也不然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此何也唐德宗非不愛陸贄而終仇其盡言非不用蕭復而常惡其輕巳至於盧杞姦邪則曰朕殊不覺裴延齡則更以為忠謂德

宗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德宗庸主也豈不然哉而陛下則聖明也惟聖明為能鑒忠邪別淑慝故臣竊有望於陛下也夫正邪無兩立之理陛下所為更化之意者以用賢也所為用賢之意者以去邪也用賢去邪無他道在陛下堅其初意而已霖之去內批甚駭汝騰之出臣莫知其端或謂有所營救而陛下疑之或謂有所抵觸而陛下怒之臣不能詳也陛下用汝騰為給事小人重足而立仄目而視久矣一二繳駁仇怨者衆飛語搖撼者有之詭辭浸

潤者有之汝騰瑟縮不安已為去計四方之誚責者日至猶謂某人當論奏而不論奏某事當諫止而不諫止汝騰固知其勢之甚難而力之不可勝獨賴陛下聖明而為之主而陛下固弗肯主則惟有去且汝騰老矣不憚數千里冒被畏景來事陛下亦欲有所建立而徒取空名以歸豈其願哉勢有不得已焉耳若汝騰者善類之所主也其真純端亮無所矯飾疏明洞達無所回隱忠君憂國懇欵至忱如火熱氷寒出於天性況同姓之卿義同休戚决非欺

陛下者獨其好賢太切嫉惡太甚故見一君子則極口稱譽不顧立黨之嫌見一小人則極力芟鋤不計報復之禍黨則多疑仇則多怨其所以去殆或以此然陛下可不亮其心乎徐霖固小人之所仇也自其力抗權姦方張之勢且不暇顧其軀命豈計名哉幸而不死因以得名亦陛下養其氣節成就至此天下莫不聞之一旦論事小忤即呵斥摧挫無復禮意陛下毋乃摘其小疵而遺其大慮乎霖既敗為仇人笑而天下願忠之士摇

手咋舌以霖為戒臣竊以為非便也霖雖狂狷不猶愈於鄉原乎鄉原者滔滔皆是而何惡於霖也霖所論事一是一非若坐之以要君則自昔所記鬻拳兵諫薛廣德欲頸血汚車輪朱雲折殿檻大呼等事則又甚矣臣以為霖狂則有之彼素恃陛下恩厚遂忘忌諱亦不料至於如此也彼豈不能紆徐為和因循歲月以取好官何苦犯危難自餌讒口陛下亦察其心可乎汝騰善類之所主霖小人之所仇陛下始焉尊用二人固所以昭

用賢去邪之意今一日盡去初意變矣衆賢解體羣邪得志事勢岌岌正復可憂故臣以為非陛下本意必有誤陛下者也惟聖明豁然揃去疑貳察其心亮其忠汝騰必勿失之霖終保全之以允善類以沮小人以凝初意以回世道幸甚幸甚或謂汝騰已出理無復還臣以為有司馬光故事在光以中丞論張方平移翰林學士抗疏力辭神宗手詔諭光稱其經術行義且謂苟以言事罷卿豈復遷卿美職於是取告勑付閤門趣光令受

光奏謝罪請上殿後受告詔光受告後上殿所以保全者如此今陛下以此意降詔遣使趣之使受其舊職則汝騰豈不能為陛下一留哉霖則陛下既予之郡矣然猶有愚見非為霖計也元祐中韓維以與范百禄爭論刑名事罷御劄至謂奏劾臣僚既無明文何異姦讒呂公著累章力爭而中批之詞猶厲則請論不已及便殿反覆敷陳其言謂皇帝宜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而維卒善罷其為人主心術之慮至矣霖小臣非敢方維

特欲陛下反覆斯言而深鑒焉非特霖幸諸臣之幸也臣立朝自有本末上無附麗下無比周公論所激冒犯霆威無所避死

子才又為趙汝騰辯葉大有劾章狀奏曰臣聞君臣父子之間天下誠實之所在也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其實非其實而敢於誣蔑以告者是以私意而窺君父也嗚呼尊如君父而忍欺之則何事而不為欺邪臣竊見近者趙汝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未供職間而諫議大夫葉大

有急劾去之士論恠駭併為一談汝騰文學行義昭著天下立朝有謇諤之節居官有廉平之稱往歲初間凡三十餘疏而後去今春受詔五閱月而後來其難進易退之風天下高之今忽為大有誣奏逐去此衆議所以恟恟不平始大有為汝騰所繳奏臣猶疑其深溝高壘為自全計或用鄭寀故智以老其鋒今乃發其褊心造為誣語以欺陛下陛下察大有之懷私念汝騰之無罪格奏不下所以愛惜人才存全事體可謂曲盡矣而大

有不體陛下美意乃多録副本散布中外且欲揭之通衢此與紹聖元符揭之朝堂異世一心臣偶得其本參詳始末然後知其言汝騰特發於私意而遂忘其欺耳昔司諫江公望謂榻前一磚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唯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大有欺天乎欺君乎抑欺心乎臣子之事君父官無尊卑大義一也大有長諫省而職任諫君臣為説書而職在正君烏有大有以汝騰不實之罪上欺君父而臣不

以其實為陛下告乎大有言汝騰叨升郎闈冐直翰林殊失典故無一篇文字可觀臣聞近世詞臣無出汝談之右汝騰師事汝談為所推許其掌書命蔚然有汝談之風大有乃以無文訕之大有文采不耀每為江萬里所鄙笑徐霖在館嘗以其文氣疲薾痛為改竄大有為文如此而反汝騰之毀其曰無一篇文字可觀是欺陛下也大有言汝騰因趙善湘婿嵩之之父彌忠而丐恩乞憐方嵩之用事時初無氣節之可書臣聞汝騰直翰

苑時行史嵩之督府轉官制中有精能屨屐之間等語
嵩之以為輕巳遂不受三官而甚惡汝騰緣此得罪大
有乃謂丐恩乞憐無氣節之可書是欺陛下也大有又
謂汝騰兄弟卯翼於陳韡後排之如寇讎其身久館轂
於以夫近攻之如路人夫陳韡之凶暴以夫之詭譎汝
騰排之天下莫不以為快所謂卯翼館轂臣不能詳知
但大有嘗為汝騰所舉其為卯翼館轂多矣一旦彎射
羿之弓詆其所謂人面獸心將自指邪指汝騰耶是又

欺陛下也大有謂故相清之窆其不能文不畀視草之職鞅鞅失望迨其來斯毁清之為甚臣聞清之雅敬汝騰屢以官誘之中閒常欲除直院汝騰不領其意議論寖異最後因日食正陽疏其賄政清之益怒陳垓密受風旨遂遭誣劾固不待再來而毁清之也大有謂其鞅鞅失望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言汝騰詐曰清貧行李不辨不知其在鄱陽永嘉娶女時有未請俸料乎臣聞汝騰所守三郡皆有善政世號循吏而清廉一節尤為皎

皎其歸也甚至無屋可居寄跡蕭寺無田可耕取仰祠
禄閩士類能言之不特閩士人人能言之也大有乃謂
三郡無未請之俸料且俸料乃赤旁所封之禄朝廷所
以養廉藉使盡取亦其當然大有誣蔑之詞至是窮矣
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汝騰大則稱長宗盟不容一老
之遺次則破格相輔將襲二臣之後臣聞汝騰之繳以
夫實采公論彼其盤錯已深一擊匪易而以為稱長宗
盟計何其小也汝騰聲望豈去一以夫而後能稱長宗

盟哉至於破格相輔尤為非據汝騰每謂宗姪不可為宰相雖汝愚為之猶不免禍蓋以是過與籌之姦謀且其聲利素薄此来不過作數月留為國家定大計排大姦而已豈有意於襲二臣之後哉且大有既為諫長一武可居政府所以徘徊顧望而不肯去者原其本心正欲襲二臣之後而反以此議汝騰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陛下灼見徐霖之首鼠斥之於外京師萬衆咸仰天日之清明汝騰以同謀而敗露乃誣奏而欺天臣聞大

有嘗乞憐於汝騰詞甚哀苦而汝騰亦許其革面矣徐霖聞而非之頗誚責汝騰於是奏疏有乞盟大賢豈可救之之語汝騰讀之竦然觀此則非同謀可知而大有疑汝騰漏言使霖播之深恨汝騰遂謂同謀敗露誣奏欺天是又欺陛下也大有又言汝騰濡滯郊關愈聽譁徒又要私黨以代乞留買上書以為公議夫孟子不用三宿出晝屈原被放徬徨去郢豈若是淺丈夫悻悻然去則窮日之力哉且同列諸賢重惜其去扣閽求賢天

理所激謂之買斷可乎草茅之士重惜其去作詩送別
分誼當爾謂之譁徒可乎大有不明為士之誼遂以此
為鉗制之術此何異腐鼠之嚇鵷鶵也不知留行諸人
可得而鉗制乎是又欺陛下也大有謂臣擢自丙午冬
非清之之力也又素排嵩之之姦又無一事干與簋又
未嘗黨垓縈攻一正人臣聞嵩之以牒試冒濫歴大有
大有窮而無歸怨則有之若謂非清簋之黨則將誰欺
清死簋去而遺毒餘烈至今為梗以大有為之死黨故

也雖家置一喙殆難自解凡垓滎所論列皆是大有㗋使令乃欲避其名以欺天下此尤姦之大者臺諫中令無垓滎之可㗋遂自劾汝騰以泄其忿其陷害忠良之意至是愈不可揜且大有以不孝誣江萬里欲制獄以陷陳億子等二十士謂之不傷害君子可乎是亦欺陛下也凡大有所言臣參稽反覆無一之實其欺甚矣而又有大可畏者臣不可以終莫之辨也臣聞諫議大夫給事中俱隷後省皆紀綱之地今汝騰以社倉事論大

有其職分也未聞言之是否紀綱所在大有所當懼思也乃視如不聞揚揚上殿復冒不避顯劾汝騰則給舍可廢也紀綱可紊也且汝騰再召已七閱月使果有過惡胡不攻之於先而獨用此數日乎汝騰繳之彼亦劾之臣不知此一意也公乎私乎自來臺諫按劾雖小人行其胷臆猶有託焉未聞直述其私形之彈疏臣觀大有所論汝騰之文累數百言無非自為辯數然則汝騰不得罪於君父不得罪於公論而獨以忤一大有用為

罪狀播之遠邇姦雄小人所不敢為者而大有為之臣
不知大有何所恃而敢爾也大有不過欲假陛下之威
隆其權勢以恐遏天下使無敢復有議其姦者然不知
祖宗三百年之臺諫專為大有設乎專以為大有報復
之地乎生此厲階漸不可長此其一也自昔小人之攻
君子莫不反用其鋒在元符指司馬光為姦邪在慶元
則指朱熹為偽學雖以章蔡何劉諸人回山倒海之力
猶不能移萬世之公議今大有目汝騰為頑夫為姦邪

為凶輿臺皂隷口語籍籍其説之不足行固不待後世
矣何能為有無哉獨其敢於變亂黒白熒惑睿明所謂
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又立黨之一説為穽於國中夫小
人而欲亡人之國必先空君子之類君子無過惟坐之
以朋黨而朋黨人主之所甚惡也黨錮之禍起而漢衰
清流之禍起而唐亡大有胡忍而為此也且大有左挾
以夫右挾與篡而内主垓縈獨無黨乎急於矯枉以稔
流禍此其二也大有至謂近日水災為甚皆汝騰鼓流

俗唱浮論所致昔恭顯之流以地震為蕭望之劉向之罪日青無光為周堪張猛之咎其説傅會甚巧以元帝之暗猶察其妄至下詔切責之而大有乃敢以此言進於陛下不知大有以陛下為何如主也是以陛下為元帝之不如也且劉向所謂將同心以陷正臣者正為大有輩設耳言之獨不汎其顧乎國家不幸有大災異正賴君臣上下交相規戒崇陽抑陰以弭變怒而大有忽唱為邪説移過玩變欺天誣人大有庸淺鄙陋未能知

人況能知天邪論一興浸淫靡巳此其三也若此三說
臣竊料其意不止於去汝騰而巳大有才本平凡氣質
甚下少年僥倖不暇學問昧於聖賢命義之大戒妻妾
宫室之念驅之於中利慾富貴之圖誘之於外而又有
柔邪之資諂佞之口足以自媒世謂巧宦逮其得志文
以姦深領袖臺端羽翼元惡上則以妾婦之順媚惑聖
聽下則以鬼蜮之智陰戕善類傳寀坦之衣鉢為埃㷀
之指蹤論者以埃㷀為梁成大以其公為小人小人而

顯者也以大有為李知孝以其陰為小人小人而隱者也原情定罪浮於核欒而一去一留是謂佚罰夫鷹化為鳩識者猶憎其目而欲冀其可誘為善不已疎乎今外議籍籍皆謂大有上殿之日面承密指退而草疏遂肆詆誣或又謂陛下積怒汝騰厭薄君子固留大有以排根以臣所見萬無或然皆大有專徇己私快圖報復遂使歸過君父謗流海宇在大有亦復何情大有每謂已決歸期非敢欺誑又謂若逐汝騰則拜辭君門退處

畎畝去百大有不足以當一汝騰然泯其邪正混其是非猶諉曰兩罷也今汝騰除職予郡而大有頑然自如轉石拔山有識痛恨以大有為臺諫則汝騰非給舍乎以汝騰為黨則大有非私乎以汝騰為無録黄不當繳駁則大有非當論事而反肆抨彈乎陛下見其務為唯阿謂之恭謹可托腹心見其好進讒諛謂之盡誠可寄耳目方且抗之以戰公議主之以彰聖斷而忠賢之去如土梗弁髦天位天職陛下獨可與一大有共之乎夫

世變之趨如江河之日下雖天地鬼神有莫能移而欲赤手捧塊以礙之臣固知其不可也今小人之勢已成君子之禍將作然與泯默以陷淪胥之害寧盡言而就黨錮之誅用敢直疏其事無所回隱所謂立朝之大節事君之大誼臣知此而已他不暇計惟陛下亮其不欺

子才又論救高斯得徐霖李伯玉狀奏曰臣聞國於天地間必有與立者其惟君子乎君子進則國之所與立者存焉君子退則國之所與立者忽焉其理昭昭如燭

照龜卜不可誣也伏自陛下更新大化収召時賢歐陽脩所謂選之千官百辟之中而得此數人者莫不布在班列氣衆翕然四海流聞足為盛事頃緣葉大有以私意攻趙汝騰遂致一時大起諍論交攻互擊上凟聖聰賴陛下審察是非大有竟遂其去區處得當衆論無譁比日以來事體小定凡百有位豈無肺腸亦願各務靖共安其職業以彰陛下優容之德以成聖朝肅睦之風而高斯得徐霖等忽為御史所劾雖御史意見與人異

殊然此二人者皆號君子其大節表表可觀今乃文致其罪牽聯盡去是以或者議論紛然謂其似是而實非托汚而寄治盖知陛下邇來積怒徐霖未已逢迎風旨遂肆擠排而又并以此時中傷斯得不特快平日之積忿且以致諸人之必爭萬一有語言不倫舉動過當則又指為立黨目為好名或謂之訕上要君或謂之侵官越職用為罪狀激怒聖心諸人戇愚初不之悟連臂接跡如蹈其機以臣觀之豈惟諸人不悟雖陛下明聖亦

未察焉昔陳執中嬖奴之死言者持之甚急范鎮乃以為非且以專治其私失論人體夫以鎮之待小人猶恕之如此今何獨無鎮之心乎況斯得素號剛方不畏強禦觀其平日論奏庶幾陳瓘鄒浩之特操似未可以此少之也若王益柔傲歌之作王拱辰一網盡去韓琦亦以為非且謂攻益柔豈為傲歌意蓋有在琦之於小人深阻之如此今何獨甘於拱辰乎況霖之為狂夷考其行有得於曾晳琴張之遺意亦未可以此少之也所幸

陛下灼見群情大為容覆斯得既除職與郡徐霖亦畀以寬科是陛下雖勉行臺臣之言而終有保全君子之意一時氣類莫不驩然以為世道之回猶可望也而伯玉復以罪去未免憂疑夫以內批而逐臣寮此豈盛時美事韓維之去呂公著爭之朱熹之去趙汝愚留之皆以內批施行而為宰相執奏彼豈不知將順之美豈不識朋比之嫌而輙犯天威力伸論救蓋謂人君舉動實係觀瞻稍失和平有傷事體且於君德關繫非輕故寧

犯不測之誅而不欲置其君於有過之地陛下夙存寛大優禮羣工止緣積怒於徐霖遂有指揮之乘快乘快不已順以為常至于再三殆似手滑而宰相憚於忤旨俛首奉行比之公著汝愚大為有愧且李伯玉本無過尤偶以論奏之章有關風憲之體伯玉草茅質直不暇周詳但見都司彈糾之條謂即祖宗可行之事遂因輕舉上觸威顏逐鹿而不見泰山當時盖有所蔽不然覆車未遠伯玉何苦蹈之況伯玉心事真純制行平實豈

肯比周為黨蓋亦忠憤所驅在於明時似可矜諒昨所下御筆詞㫖嚴峻聞者愕眙皆謂陛下有髙視宇内之意輕視臣下之心而欲一切震之以威臣愚以為過矣夫聖人推忱而任理虛巳以盡人以天地日月為心何嘗有好惡之私以風雨霜露為教何嘗有喜怒之迹昔我仁祖撫育臣民四十一年率用此道故逐唐介而旋召介斥范仲淹而復用仲淹其他逆耳之言亦皆所過者化而且讙恭寅畏終始不渝用能固結人心扶植元

氣以為燕翼之地所謂數世之仁也恭惟陛下天德清明同符仁祖獨於好惡之際喜怒之間猶願反之聖心深加懲艾霽嚴威於電激霆砰之際持定見於衡平鑑空之時諒斯得徐霖之孤忠察伯玉戇愚之無罪縱未如仁祖之用介於既斥用仲淹於既貶亦當察其萋斐賜以包荒特回反汗之仁用祇不遠之復繼自今日益恢至公毋以好惡亂是非之真毋以喜怒汨性情之正毋以朋黨加忠賢之罪毋以獨運崇一已之威毋以辯

詰窮言者之辭毋以疑貳來讒邪之口毋以憸人任紀綱之責毋以御筆快斥逐之私庶幾聖德日新異端潛泯上無變容動色之事下無疾聲大呼之尤公道光融豈不甚偉臣職在經筵事當正救不敢雷同拱默以苟容其身冒犯天威無所逃罪

貼黄臣久具此奏葢皆平心而論非有矯激不過願

陛下存大體霽威嚴而已旣壅於上聞徒抱憂愛

今獲覲清光若吐而復茹則是昧其本心欺陛下

美謹復以元奏上徹聖聰惟陛下幸察

子才乞留徐霖狀奏曰臣頃因誤渥汙玷班行待罪奉常叨榮三館黏竊未去愧負初心今月八日入局見校書郎徐霖去國後所申祕書省狀因而詢問乃知臣霖應詔言事論及諫議大夫京兆尹之罪三辭不獲遂申都省徑出國門此等舉措雖駭觀聽然與口去而心留陽受而陰辭者不可同日而語三館之士見其所為莫不擊節於是聯名合辭為王留行繼而得之傳聞則謂

昨來宰相親以柬𨳡勉而留之既而遣宰士尹焕即其寓止慰而留之昨又聞御筆下廟堂諭意留之既又札委大著姚希得前路挽留之君相不下士久矣今吾君吾相謙勤勉勞至于再三可謂待士有禮矣可謂不鄙薄人言矣士而聞此莫不奮厲况臣霖親受寵渥豈不欲黽勉就職以稱陛下留行之意然再三思之數十年來風俗不美者皆縁世俗有所謂禮數之説有所謂祠請之説所以轉相倣效公然言之不愧不怍今臣霖飄

然徑去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此其所謂過人遠甚觀其申省之詞有以如言去而復留稱辭而又受甘伏簡書是猛省截斷斷無復回之理矣况兼所論諫議大夫有失出詔獄黨蔽姧臣之罪京兆尹有李昴英所言森列可畏之事則是與此二臣為敵矣夫與人為敵而自出弱辭自行狹路而使敵有可攻之隙其何以勝天下之公議耶此臣所以敢謂臣霖決不復回也陛下若果有意留之惟有亟罷諫議大夫京兆尹之職則可以使

之必回不然霖之去萬牛不可挽矣其或霖之去果不可回則遷擢之間或與改合入官或與之近郡添倅以華其歸則臣今日之去豈不足以風厲諸臣而霖春秋方富又豈不能進用於他日以重王國耶惟陛下擇斯二者乃若諫議大夫京兆尹之所為未問其有罪無罪合公議與不合公議只以廉恥一節激厲之彼豈不内自愧省勇於一去以存全國家之大體耶切聞京兆尹宣押歸府之後不復治事騰章乞祠則是猶知廉恥也

獨諫議大夫乞留徐霖之疏乃反自以為是更無一語求退其逆疑陛下未必施行則是全無廉恥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所以維持人心者此也所以維持世道者此也諫議大夫以巳律人者也而先自壞所以維持人心維持世道之具而欲以此糾正官邪其誰能服況其資質柔佞心術回邪道路之人皆能言之若國家養此不捕之猫留此不鳴之鴈秖足汙辱臺省耳欲望陛下出自聖意別選骨鯁之士以振諫議大夫之職其於

天下所補不細又豈養廉耻厚風俗而已哉所有京兆尹陛下既以民訟不可留滯復令日下治事則乞嚴行宣諭俾之洗心滌慮改過自新免致再有人言則京師衆大之區兩浙旱荒之地有所賴利矣臣本蜀人職聯三館與臣霖素非親知於諫議大夫京兆尹亦無仇怨陛下亮臣之心赦臣之罪特賜施行公議幸甚

子才延和殿面對第一劄子曰臣一介疎慵待罪博士比因愚戇游乞退閑將期獲展於素心乃遂緻膺於二

奏旋申前請汔閎俞音致令孤子之蹤尚玷班聯之末茲緣參告適值對班幸天表之再瞻豈愚言之敢愛臣聞區別是非者天下之公言包容賢否者當今之邪說自昔言者每當國論危疑之秋欲混邪正為一說昭然號於天下曰皇極曰大中以為包含依據之的而不知經之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至極之地以為天下之標凖周公所謂以為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而訓之而後

世遂以為寛洪廣大之言又以大中為含洪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慶元之建極皆是也然嘗論之君子小人不可並用君子小人之說不明而是非顛倒賢否貿亂其餘毒遺烈往往以之斲喪元氣殘害國家蠹壞善類而不自知也元祐更化以來姦邪失職居外日夜伺便規求復入吕大防輩乃欲合兩黨而用之其意將以消平舊怨也而蘇轍則謂邪正不可兼用兼用必至交爭此元祐調停之說也自此說

一行未幾而李清臣以吏書入矣又未幾蒲宗孟以兵書進矣又未幾而鄧温伯之徒復以外藩起矣雖瑣瑣繳駁諫官論列事得暫止然此路一開終不能遏小人之進激而為紹聖反覆之禍則此説實為之非斵喪元氣之斧斤乎元符末年雖浩雖來章蔡未去邪正雜揉朋黨交攻元祐之黨嫉視熙豐之人紹聖之人忿怒元祐之黨曾布一旦以大中至正之道改元建中其意盖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之也而曾肇則謂當先分别君

子小人然後可以行大中至正此元符建中之說也自此說一行而鄧洵武以愛莫助之圖進矣又未幾而温益錢遹之徒據要津矣又未幾而蔡京為左丞且拜右僕射矣雖旌别淑慝有詔紛亂憲章有戒然此機既抉終不足以止小人之来激而為宣靖危亂之禍則此說實為之非殘害國家之鴆毒乎慶元中柄韓專國擯逐善類至標道學之目以為攻詆之資羽翼既張忠諫受禍權臣稍厭前事或者附會又立為建極之說以示廣

大含容之公一時君子雖幸學禁之稍寛而見遠識微之士則深憂邪正之相揉此慶元建極之說也自此說一行小人懼其事之變也復唆言者以辨治為請矣未幾而偽師之㙮嚴行約束矣又未幾而習偽攻偽之禁申致其嚴矣雖廢退之士先後復官而復讎之說一進終不能止小人之言激而為開禧用兵之禍則此說實為之非蠹壞善類之蟊賊乎是三說者雖其為意各有不同大抵皆以含糊鶻突為說是以忠邪並世薰蕕變

化荃蕙化為蕭茅嘉穀化為稊稗人類殄絕世道陵夷所謂斲喪元氣殘害國家蠹壞善類之禍靡不有之是非天之作孼也人才之辨不明而其禍必至於此也陛下以聰明之才當艱難之會其於人才進退之間嘗致其謹矣然天下之才有君子有小人其名既殊其類又別嘗即其情狀而觀之大率不過數端其言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辭氣卑佞伺候顏色覘闚意向切切然貪進務入者小人也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壘傑

特無纖芥可疑者君子也依阿澒涊回互隱伏閃倏狡獪睢盱鄙賤枉道茍合者小人也君子小人情態昭晰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言與行違迹與心異者則尤人之易惑也今不問賢否不察疑似而一槩以大度包容之曰我調停也我建中也我建極也豈不誤人國家哉故皇極大中之説其始則包君子小人而為一其極則君子受其禍小人受其福其始則納天下國家於無事其極則天下受其危而國家受

其萌故一小人之進若未甚害也及其久也呼儔引類根據朝廷交通宮闈刼制人主然則當正邪交攻欲定未定之前而進皇極大中之説者陛下其可不察其説之所以然哉今君子少而小人多矣自甲辰改紀以來臣漢弼死臣範死臣元杰死今臣大宗臣應起又死矣臣性傳去臣泌去臣斯得去臣琰去臣昴英去臣萬里去臣公許去臣韶去臣佀去臣淪去臣霖去臣潛去今臣汝騰臣伯玉臣鉞又將去矣君子之勢落落如晨星

曉月之孤又借皇極大中之説為邪黨游説之地則君子盡去而陛下之國空矣國空無人則陛下孤立于其上矣陛下其亦省察于此乎省察之道無他在致謹於用人之際而已繼自今立政用人有若清臣温伯孟宗等輩其勿徇偏見勿惑人言而為其所怵則天下大勢決不如元祐之變紹聖也有若洵武適益蔡京輩其勿揺異説勿顧身禍而為其所惑則天下大勢決不如元符之變宣靖也又有若何澹京鏜劉德秀胡紘等輩勿

聽愼論勿怵私情而為其所賣則天下大勢決不如慶元之變開禧也謹之未擇之前遏之未來之頃彼皇極大中之說將日銷月鑠而國是定于一矣惟陛下留神

子才為起居郎因災異進對劄子曰臣嘗肅容稽首伏讀國史至景祐中京師地震直史舘葉清臣上疏有曰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正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輩得近

徙臣有以見仁宗皇帝祇畏天威優容讜直未嘗以遂非為心也又讀至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獨為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仲淹訖得免臣又有以見仁宗皇帝照破姦讒消平誣枉未嘗以終怒為心也夫人才天下之元氣公議國家之精神所恃以為天下國家此而已今清臣一言而仲淹有近徙之命程琳一言而仲淹破讒誣之疑雖執政大臣如王隨陳堯佐等輩亦

不能沮抑而齟齬之此四十二年之治所以獨為本朝之冠也猗歟盛哉陛下纂圖御極幾三十餘年矣容諫尊賢一念每以仁祖為法比者更化登崇俊良淵谷諸臣悉膺聘召氣象翕然向慶歷矣乃有直臣不容相繼遠引如臣汝騰則以奪瑣闥去臣霖則以論事不合去臣斯得臣願質則以泰來之劾去臣伯玉則以都曹論臺臣去臣棟則以奪中書去臣鉞則以謁告去越明年臣夢炎則以乞郡去臣遇順則以論貴戚之卿去自是以

來上之人則以常人吉士為國下之人則以譁競朋比為的彰然立赤幟以鉗天下之口以拂天下之公論然風雨如晦雞鳴喈喈忠志之士未嘗不以譁競朋比為忌而不言國事之非也雖至愚如臣亦有救解直臣之說消平喜怒之說獨相之初不可不謹重之說避殿之後不可復賀雪之說君相之體不可獨運之說大德浸衰不可不修省之說姦邪不可比肩之說君子小人消長之說蜀上流當立三大屯之說貴戚之卿不可帥鉞

之說喜靜惡激喜順惡拂之說御筆不可不收回之說蜀亡不可不急救之說大姦不可復用之說多言數窮取惡已甚揆以時義所合汰歸累章陳詞有志未遂而臣之微意亦欲於未去之時深為君子謀所以冒萬死吐露於陛下之前者正以臣汝騰等排姦論事雖或過於激或流於狂或失於不中節然要其本心則皆忠於愛君忠於衛社稷忠於扶世道者今綿歷已跨二年而疑謗猶未盡釋幾若與之相忘於江湖之表豈諸臣他

有過尤不足以供一時之用耶以臣察之諸臣以清白為質以正平為則以脩姱為能以芳菲為服媚以博謇為好尚以中正為矩矱未嘗有所過尤也曰然則何為而棄梗乎曰謡諑好妬既妄謂蛾眉之善淫而靈修浩蕩又不察民心之屈抑此朋比譁競之譖所以入人之膚蠱人之心至于今而未鮮也上之人不過曰吾方以安靜為主彼乃以譁競為説不思每有除拜衆言輙紛紛當時反以為好事似未可以譁競訾之也吾方以獨

運為政彼乃以朋比為心不思上自以為是諸大夫莫敢矯其非識者乃以順旨雷同深負為臣之義似未可以朋比疑之也動揺山嶽之地既以譁競朋比之説媒蘖於其先進退百官之朝復以主静喜順之説陰制於其後此諸臣所以屈心抑志寧鬱邑而不伸死直忍尤寧廞頷而不遂也且非特諸臣也後之以直道忤時者大抵皆如是也臣每一念此為之動色以相哀馮心而長喟臣既不能隨諸臣以去已為遯尾之厲若貪榮戀

寵僥倖復留而不能為諸臣出一語以解久結不解之
憤其視東漢之世頋膏鈎黨之鼎者何止去三十里哉
臣既以書抵宰臣又當天變洊臻之時盛夏常寒之際
復效葉清臣程琳輩開解仁祖之意為陛下底裏言之
欲望宸聰開悟聖斷果決念人才無終棄之理察世道
有當反之機特舉仁祖所以近徙范仲淹等故事拔擢
已去諸臣節次擢用使見為監司郡守者畀以収召以
需逺次者畀以見次郡見食祠廪者畀以近次郡在謫

籍者畀以祠廪被謫降者復其元官而畀以廪禄在選調者特與改秩而畀以外任一如仁祖節級近徙之制不惟上可以回天心而弭天變下可以允公議而服人心雖諸臣得路亦將永肩乃心盡展所學以扶宗社以福蒼生其所裨益豈淺淺哉臣一無能解每念報國獨惟薦賢用敢以諸臣抑屈久困之狀祈哀於陛下若猶未以臣言為然是永錮諸臣終非盛世之美事臣愚至是其技已窮惟有痛自咎責寧屈微臣之身以贖諸臣

之過而已拳拳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惟陛下幸赦

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右丞相葉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計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顔而不得見其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言曰臣竊惟尚書本秦官漢承秦置其始皆用士人為之武帝晚來遊宴

後庭始用宦者至成帝增置尚書五人復用士人然不過掌圖書章奏之事其任猶輕及光武時事歸臺閣尚書之任始為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盖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賞罰之所由出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内外所折衷遠近所禀仰故李固云尚書猶天之有北斗為天喉舌斟酌元氣運乎四時信乎其為天下樞要也其長官則有令有僕射漢或以大將軍領尚書事或以師傅録尚書事其下有左右丞有六曹尚書盖

以萬機之繁故衆建官屬以綜理之章帝時韋彪上疏謂天下樞要在於尚書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彪特指六曹尚書耳若録公及令僕乃百僚之長非彪之所指也是時諸尚書多以苛刻為能故彪云天下樞要在尚書令超升此位者徒曉習文法察察小慧而無大能臣以居天下樞要之地必忠厚純實知國家大體者然後可以綜理萬務補弊救偏為國家輯安静和平之福銷苛嬈刻覈之風也今之彌綸省户者固亦得人然韋

虎所言或尚有之又徘徊觀望不敢剸決使樞要之地壅底不通此今日之大患也聖問所及敢不吐其狂愚伏乞睿照

九年斯得又上奏曰臣聞人君以眇然一身臨四海九州之大而欲含氣之屬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豈一手一足之所致哉故建萬國親諸侯使之協比其民拊循和輯不困不傷然後司牧之職盡而無負於上天之畀付矣唐虞岳牧三代封建皆由此道雍熙泰和之治嗚呼

盛哉自罷侯置守以来英君誼辟欲有為於天下者未甞不以此為先務漢之文帝孝宣唐之太宗明皇是已臣請置三君而以聖問之所及者論之開元之初明皇厲精為治承則天殘酷之餘慨念民生新免毒螫思有以撫摩而綏靖之故孜孜以遴選牧守為急開元十三年帝自擇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吏部侍郎許景先兵部侍郎寇泚尚書左丞楊承令大理卿源光裕等十一人為刺史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濵盛具奏太常

樂帝親御翰墨以十韻詩賜之德意宣備恩光赫奕牧
民之吏歆豔歎息人君意向如此宜乎四海之内鄉風
而聽隨流而化開元三十年之治比迹文景庶幾成康
豈悖而致哉惜乎始勤終怠一惑女德初心遽移天寳
之後牧守不復親擇貪暴横行爲百姓苦唐業衰矣臣
甞謂人主欲治天下當先治其心君心一正衆欲盡除
聾者司昕瞽者司聽一意於民寧有進鋭退速之患哉
盡此道者惟我孝宗皇帝乎在位二十八年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富貴崇高之奉一毫不入於心故夙寤晨興盡思極神惟憂民而已嘗曰朕一日須行天下一兩遭而於精擇郡守尤極留意選德殿置金漆大屏列天下郡守姓名其間朝夕省閱輔臣進擬必問其行治才術窮極根柢懼大臣之私也除目必列鄉貫於前嘗謂王淮等曰郡守之任卿等宜精擇若至朕前有所揀退則怨歸於朕矣至於臧否之法尤極其精命監司歲終具所部郡守定其治狀分為三等曰臧曰否曰平臧者陟

之否者絀之平者置而不問帥守不以時上雖嘗相位者亦不免於罰乾淳之治吏稱民安終始如一豈區區唐帝之所可同日而道哉今日宅生之寄選諸所表亦既盡心爾矣然田里之間猶有歎息愁恨之聲視乾淳盛際不能無愧故臣畧舉陛下家法大槩為獻惟陛下留神

金世宗時蕭貫為翰林修撰上書論比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識操履巧于案牘不涉吏議者為工用人不務因

才授官惟泥資叙名器不務慎與人多僥倖守令不務才實民罹其害伏望擢真才以振澆俗核功能以理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百事可舉矣

同知青州防禦事常德暉上書言曰吏部格法止叙軍勞雖有材能拘滯下位刺史縣令多不得人乞密加訪察然後廉問令酒稅使尚選能吏縣令可不擇人乞以能吏當任酒稅使者任親民之職上是其言謂宰相曰

朕思庶職多不得人中夜而寢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

意選擇朕亦密加體察赫舍哩良弼對曰女真契丹人

須是會習漢人文字然後可方今大率多為黨與或稱

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以難也上曰朕所以密令體察

也

熙宗天眷二年從容謂侍臣曰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

君臣議論大可規法翰林學士韓昉對曰皆由太宗溫

顏訪問房杜輩竭忠盡誠其書雖簡足以為法上曰太

宗固一代賢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來惟明皇憲宗可數明皇所謂有始而無終者初以艱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開元之治末年怠于萬幾委政李林甫姦諛是用以致天寶之亂茍能慎終如始則貞觀之風不難追矣上稱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對曰古之賢君上曰成王雖賢亦周公輔佐之力後世疑周公殺其兄以朕觀之為社稷大計亦不當非也

章宗時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禮部侍郎張暐上疏

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之設政之大者若爲浮議所揺則内外無所取信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然則提刑之任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

宣宗貞祐三年權監察御史完顔蘇呀奏曰臣聞興衰

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糺軍之變中都帥府自足勦滅朝廷乃令伊喇托卜嘉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盡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於伯特文格之叛帥府方議削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格由是益肆攺除之命輙拒不受不臣之狀亦顯矣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隷帥府國家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之奸不知誰為陛下畫此

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出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格之事朕所未悉誠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蘓呼曰日見文格牒永清副提控劉温云所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格隸大名行省勿復遵中都帥府約束温即具言於帥府然則罪人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頷之蘓呼續奏曰高琪本無勲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誅呼沙呼蓋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妬賢能樹奸黨竊弄國

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高琪言紇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宸聰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紇軍為變以黨人托卜嘉為武寧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無成則復以為武衛軍使托卜嘉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呼沙呼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官烏庫哩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

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奸過於呼沙呼遠矣臺諫職
當言責迫於兇威噤不敢忤然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
不扼腕切齒欲一剸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
知言出而患至顧臣父子迭仕聖朝久食厚祿不敢偷
安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
貞祐四年完顏蘓呼再任監察御史奏言臣近被命體
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
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今罷去不

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跡古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更劣則為患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議者或以閡選法紊資品為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

宣宗時涇州觀察使張行信奏曰近聞保舉縣令特增其俸此朝廷為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尚未有到任者遠方之民不能無望豈舉者猶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詔內外職事官益廣選舉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為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

役舉家廩給軍旣物故給其子弟感恱士心為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廵存贍者已數年張順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粮儲常患不及顧乃乆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即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為計至期而罷復將何辭上多採納焉

元光元年九月上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豈可貸耶然有功者人喜謗議凡有以功過

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爲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尚書右丞相高汝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正月復乞致政上面諭曰今若從卿始終之道俱盡於卿甚安在朕亦爲美事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汝礪固辭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其實汝礪對曰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者由

是羣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

元太宗時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中書令耶律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

世祖至元十四年名相威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乃上奏曰陛下以臣為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司為耳目倘非其人是臣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曰臣聞夫龍之為物也千變萬化無適不宜大則秉風雲震雷電奮迅其頭角翕闢其爪牙沛霖雨以洒八荒潤禾苗以濟羣下小則陶侃之梭張華之劒釋闍之虵壺公之杖或

躍在淵或蟠于泥此蓋既能大而又能小者也夫鵬之為物也化質於北溟運程於南海背逾千里之大翼若垂天之雲擊洋水之三千摶扶揺而九萬以之搶榆枋則不及斥鷃以之捕狐兎則不及鵰鶚此蓋能大而不能小者也夫鷄之為物也朝遊庭除夕宿塒桀文備一身之采武鬭一時之命至於淩晨三唱風雨不移毫釐不失若以鵬及希有比之則霄壤懸矣此盖能小而不能大者也物既如此人奚不然故為委吏而會計當為

乘田而牛羊壯者宣父也範圍天地有教立焉為萬世帝王之師拯六合生靈之溺者亦宣父也非龍而何哉孟公綽可以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黄霸長於治郡而功名損於相位即小大之殊也龍乎龍乎豈可以常得乎伯夷聖之清栁下惠聖之和猶且失於一偏孟子謂之隘與不恭然則人之周於道備於事者千載一二人耳其具體而微乎微者或嘗有之亦已希矣由此觀之舉世英賢多皆一節為人上者取一節可也董

子云量材而授官其此之謂與今國家選法服外三年為一考服内二年半為一考自非負罪之員皆有進而無退臣謹按虞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言舜之考官如是也又按漢史云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長孫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言文帝之任人如是也臣以為方今選法宜以賢能為先不宜以日月為上不革此弊則是公卿之位咸可累考幸超而希之也且人才有大有小例以初仕者職小則淹滯英才例以久宦者職

遷則施為安得皆稱哉切恐郡縣之官以茍且存心有更張之事則計之曰三年之後吾將去此何用勞吾心哉因循而已矣見賄賂之物則思之曰一旦交代未獲即除何以為家費哉營資而已矣又況郡縣之民迎新送故甚為勞費其弊將至於無如之何矣或者以郡縣之官久則擅權生事錢穀之官久則私弊難制臣謂此言非也若循三德八才而用之則皆才德應官之人矣人情大可見莫不慕榮貴但在國家錫之殊寵用當其

才然亦有不遷之之道焉言當加爵而不即移其職也伏望陛下量其短長察其可否細木常使為桷大木常使為宋凡内外官員三年第一考為初考上等加官階二級中加一級下則仍舊階而上中下三等皆復守其本職六年再考如初考而復守本職九年終考如再考然後黜陟其職也凡考法令廉訪司官重甘保結考其行實而牒司路以達于上司銓定階次籍記倚閣凡三考黜陟其事業循常者依累次官階而除之以次第所

宜其才德超異者雖階次甚卑而待之以不次之位如是則居官守禄者既思階次之超升而盡其公道又懼憲職之知覺而滅其私心庶幾乎選法有以定矣

天麟又論禮大賢策曰臣聞色斯舉矣舉則獨善其一身翔而後集集則澤加於天下者聖賢之士也知輔世貴德而下於一介之德務好善忘勢而屈其萬乘之勢者聖明之主也故丹山彩鳳不可以常網而羅之滄海長鯨不可以常竿而釣之寰區薄海不可以常士而治

之命世大賢不可以常禮而招之今聖明溥班明詔博訪碩人斯盖取士之一節未盡舉逸之大方也夫賢有放情江海佚志山林隱於朝野賤役之中混於市井編氓之内和乎表而存乎裏遺其世而有其身此豈賢者之本心哉盖由不得已而然也彼且志深道義心藐功名以德言為衣而弗榮軒冕之服以道腴為味而弗嗜膏粱之饌所耻者德未及古人而已矣所行者盡其在我者而已矣及乎耳聞丹詔意慕清朝殫貢禹之塵冠

空彦倫之蕙帳奔趨魏闕啓沃堯心陛下卑辭而得之屈巳以崇之乞言而行之推誠以任之使夫未至之流皆欣欣而曰吾王之道兮與吾道同吾王之心兮與吾心契鸑一鳥也尚克薦祥芝一草也猶能表瑞矧伊人矣能無感哉於是商山皓髮襲步武以呈光稷下鴻儒連茅茹而現景昔者堯尊一舜而得十六舜舜尊一禹而得九禹者由斯道也其或據爵以驕之傲而慢之或震之以天威或置之而不問使夫巳進者因事而乞骸

骨未進者懲類而甘蔾羮雖復麻經遞降幣帛交馳誰肯鳴英倡俊以先服王室之勞哉此所以燕昭不憚於敬築金臺而蜀主不難於親顧茅廬也輕賢而賢者不至非賢者之虛養高而樂貧賤蓋防其道之不果行也在上之待賢以殊禮非在上之徒自輕而欽寒素蓋由其道之在于彼也故道者人君之師也道之所在恐不獲及亦既見止亦既遘止豈暇計貴賤輕重之云哉縱未或盡至亦足以激厲風俗如惠然咸來則可以同

帝載得賢之道何莫由斯今國家鼎安方域囊括封疆
國保於民民保於賢宜乎顒顒之士輻湊金門濟濟之
徒並生王國然而內有御史外有憲司大臣之抵罪尤
頻官吏之坐贓猶衆設明刑而不息垂峻令而自如凡
以官不得人故也古之十室尚有忠信今之萬國寧無
賢才伏望陛下謙虛自守體貌無遺齊英威而新之又
新和天倪而行所未行接下思恭育才為樂重胎夭以
致特角之麟受馬骨以致千里之駿載昭邦憲實彼周

行如此則皇基永固庶職無瘝神祇安樂而戩穀彌臻閭里和寧而室家相慶矣

天麟又論清閑閱曰臣聞治國之方得賢為首齊家之本教子為先立身之法務學為貴此三者天理之極人事之大也三代之隆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

已治人之道所以備委任也今國家廕叙宦門之子弟上至朝臣下及外職莫不各有其格也其用之則不計賢愚其崇之則有踰才德若其資稟峭異學問優長乃足以負荷寵光增崇階陛儻有幼習驕氣家振豪風借勢吹聲行空顧影耀衣服之鮮靡競僕馬之繁華走犬飛鷹彎弓挾彈豈識聖賢之道哉於是父兄既不能教之以義方又有使習吹彈歌舞之藝從而矜衒其踈麗妙絶也厥後行文經營資廕職司王事不亦難哉及陥

乎罪正欲寘於法邪則子文之治猶在不可以忘之而使人臣解體也正欲原其罪邪則欒黶之惡已彰不可以宥之而使後人自恣也終亦寧忘已往之臣而顧將來之儆以寘其人於法矣則不若初不廕之之為愈也夫犁牛之子騂色者固當用之矣靈犀之子禿角者其可用之乎婁敬委輅脱輓而建漢畿之安叔孫通起於抱鼓而立漢廷之儀甯戚飯牛車下而顯齊孫叔敖舉於海上而霸楚此四人者雖無閥閲而皆有實用也故

王者之用人如工師之用木巖阿有可用之材不以巖阿之地卑而棄之危嶺有無用之材不以危嶺之地高而用之也君子之教子如豪家之有玉不以玉為巳有貴價而不使玉人雕琢之不以子為巳有貴基而不令嚴師教訓之也志士之好學如貪夫之喻利真知利可喻而喻之雖得利既多而不厭也欲令宦門之子弟勤學在乎君君令巳行在乎父凡父凡付于明師其學在乎子弟矣伏望陛下載宣天旨令有司試閲閥子孫弟

姪不限人數問以時務伍件漢楷書寫畧如試蒙古進士定其高下等第及當廕之資格既又據三德八才累等第資格之官階而用之凡閥閱免鄉府省三試直赴御試凡學術荒疎及不能赴試者姑令學焉待其中選而用之凡閥閱三舉不第恩賜出身量用凡已進者則有考幽明之法在焉臣又以居官者皆化下民者也有子弟而不能化何以化民哉更望陛下載宣天吉凡見任官之家子孫弟姪八歲以上三十以下不通經書

而父兄不令習經書不曉文法而父兄不令習文法者
委憲職糾察見任官而罰之使居官者懼憲職之糾察
而欽師以教其子弟矣為宦門子弟者知富貴之不可
幸希須先學而後獲則甘嗜於學問矣國家得天下之
英材而樂育之以備他日之用可無遺恨矣
天麟論吏利官曰臣聞誠之所感可透金石節之所持
可淩霜雪皆天資卓厲人力難加設或中下之流已有
參差之品故見利而思義者上也捨軀而就利者下也

伏惟宇宙中人甚多莫非從化之徒亦在率之而已今國家屢誅嗜利之臣用謝士民之意至如官階内外爰分清濁之班人物高低遂有賢愚之辨處貨利之司者定惟麄豪之人而清肅其心者皆掩身以避之領商計之務者但選市井之族而廉幹其德者皆因名以棄之則是未居于職已防汙濫之辱其身名既用伊人先約資財之償其失陷致使當職之人肆情征取上失在公之委任而虛其位下為私室之經營而枉其心愈治之

而姦詐愈生愈防之而計數愈歉然財貨係于諸課而為國家之大本不可一日廢焉矯枉者不能不過于直也伏望陛下載宣天旨令有司定制凡倉場庫務之諸官舊係省部出付身者今並宜以勅牒分品次之髙低視城郭之可否而設之凡錢穀官係舊隨路出付身者並以行省劄付增崇其職凡錢穀官舊無俸禄者今並宜依品次量多寡以給之凡中外官員不拘門格或憲職或民官皆量材以充錢穀官考滿銓功過以黜陟凡

利官既或高爵又蒙重禄又得齒於臨民之官又思以後遷升之益自然相率而廉幹矣其或故犯憲綱不盡心於正職者則自作孽而已奚足恤哉十年不齒然後降等量材而用之可也其或誤犯憲綱非力所及者則昔灾而已矣止徵其所當償既足而隨即降等量材用之可也若然則利官得人利源通暢上有裨於國用下不損於民資矣臣又以方今倉場庫務官一年交代意者因恐虧陷之多積弊於中久而難救故也若循舊制

則雖一月一代其弊益生何則蓋立制以相繩無厚禮以相厭貞利以相引也且一年一代而主出付身者將行文照驗之不暇又何暇辨其人之廉與不廉幹與不幹哉更望陛下載宣天旨令有司定制凡錢穀官三年一考而易之凡錢穀官曾無虧欠委隨處廉訪司每年四季四度察覆凡有虧欠者則令隨處廉訪司就行別擬廉幹之人代其犯者之職申上用之拘犯者而徵所償既足則申上定之若然則自無虧課之人設或有之

亦不至於數多而難以徵矣

至元十四年中書左丞許衡論生民利害上疏曰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史中丞傳奉聖旨據當今害民的公事利民的公事交同姚丞旨兩个一處文書裏寫來者欽此臣等所見謹條以奏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為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為治也何有皇帝

陛下念及生民實天下之幸但朝廷用人失於太寛委任之初不知審擇使善惡邪正混然無別既授以政而居民之上矣中間固有暴擾侵漁之害其勢然也今不求其本直欲改其事之一二以為便民之舉將見一弊纔去一弊復生後日改行之事其害民者未必不甚於前也徒見紛更恐終無益臣等伏願皇帝陛下順考古道簡用實材重御史按察之權嚴糾彈考覈之任使賢者日進不肖者日退則天下之民何患不安矣臣等區

區拙見如此惟聖主裁之

仁宗每與李孟論用人之方李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

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靈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伊奇爾台言曰太子為好事宜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召江南行

臺監察御史俾皆入為監察御史而欲黜伊奇爾台策丹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為陛下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伊奇爾台僉憲湖南

順帝時蘇天爵奏曰嘗謂糾劾貪邪在乎公天下之好惡辨明誣枉所以著一人之是非好惡既公則惡黨消而奸弊息是非既著則善類伸而治化興欽惟世皇肇立臺憲登明選公欲四海人才之來集揚清激濁務一

時公論之持平比者風紀之司論列涉于輕易或因察識之未審故致辨論之多端自昔國家皆有國是國是既定則邪正判而公道行國是不明則是非雜而人心惑宋宰相王曾語諫官韓琦曰近見章疏所陳甚佳高若訥多是擇利范希文未免近名要須純意爲國家事斯其諫論之良法歟夫天生人才足周一世之用作而成之則才常有餘沮而棄之則才恒不足矣然公族貴胄必生於閥閱之家而謀士軼才或出於山林之下故

伊尹聘于有莘傅說起于板築孰曰出身之卑賤豈論家世之寒微此古者數路用人未嘗滯于一也夫法令朝廷所定廷尉天下之平或笞或杖受宣者必申禀于中臺或降或黜無例者必定擬于刑部是慎重于守法不敢輕于用刑今動輙曰省院臺勿用則當用者宣政資政之選乎是降為雜職矣又曰有選衙門勿用無選者孰敢用乎是不復得叙矣且職官犯贓猶有一貫至三百貫之分至論其罪則有殿降叙不叙之别豈有一

遣論列或犯在華前或事涉疑似輙坐雜職任用之科終身不叙之罪豈法之平允哉且犯罪者至于流遠家屬尚留于京師被劾者未至當刑起遣即歸于鄉里葢緣無事可尋強生于掇拾潔白素著特為之汙染致使高尚之人聞而退藏有志之士亦為斂避當路興乏全才之嘆後世有國無人之譏其於世道甚有關係夫孰賢孰否在君子固自信而不疑去泰去甚當言者宜核實以詳審今始者一人糾言其罪次者一人辨明其非

三人共列于一堂何以酬酢乎庶政縱使不行報復豈能消弭鐫嫌夫史官定千古之襃貶臺諫判一時之是非襃貶公則後世之人信是非明則天下之人勸今或好惡謬于所偏邪正因以失實輕則許人之陰私甚則誣人之父祖是以清濁混淆善惡錯亂朝是而暮非春劾而夏辨奏請有煩于聖聽辨論實撓于臺端事至于斯當究其理大抵為治莫先於擇人擇人貴在于守法蓋諸人呈言並無罪責者所以通上下之情臺諫論事

務得其實者所以重耳目之寄若不中其賞罰何以端其本原舉人不當今有連坐之科論事不實古有抵罪之禁今後論言人者必須赦後為坐果犯贓罪並從臺憲追問其餘罪名仍須法司定擬如此則事不至于反覆法必底于允平奏請不煩于聖聽毀譽弗紊于朝章刑政肅而國體尊是非明而人心服公論幸甚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二